

北平一顧

北平的好壞

知堂

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個年頭了。其間曾經回紹興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時間不過一兩個月，又到過濟南一次，定縣一次，保定兩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則五六日，少或一天而已。因此北平於我的確可以算是第二故鄉，與我很有些情分，雖然此外還有紹興，南京，以及日本東京，我也住過頗久。紹興是我生長的地方，有好許多山水風物至今還時時記起，如有閒暇很想記述一點下來，可是那裏天氣不好，寒暑水旱的時候都有困難，不甚適於住家。南京的六年學生生活也留下好些影響與感慨，背景却是那麼模糊的，我對於龍蟠虎踞的鍾山與浩蕩奔流的長江總沒有什麼感情，自從一九〇六年肩鋪蓋出儀鳳門之後，一直沒有進城去瞻禮過，雖似薄情實在也無怪的。東京到底是人家的國土，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歸根結蒂在現今說來還是北平與我最有關係，從前我曾自稱京兆人，蓋非無故也，不過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不但不是國都，而且還變

了邊塞，但是我們也能愛邊塞，所以對於北京仍是喜歡，小孩們坐慣的破椅子被決定將丟在門外，落在打小鼓的手裏，然而小孩的捨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

我說喜歡北平，究竟北平的好處在那裏呢？這條策問我一時有點答不上來，北平實在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好處。我們可以說的，大約第一是氣候好吧。據人家說，北平的天色特別藍，太陽特別猛，月亮特別亮。習慣了不覺得，有朋友到江浙去一走，或是往德法留學，便很感着這個不同了。其次是空氣乾燥，沒有那泛潮時的不愉快，於人的身體總當有些益處。民國初年我在紹興的時候，每到夏天，玻璃箱裏的幾本洋書都長上白毛，有些很費心思去蒐求來的如育珂的白薔薇，因此書面上便有了「白雲風」似的癍痕，至今看了還是不高興。搬到北京來以後，這種毛病是沒有了，雖然癍痕不會消滅，那也是沒法的事。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至少總可以說是大方。大方，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裏邊包含着寬容與自由。我覺得世間最可怕的是狹隘，一切的干涉與迫害就都從這裏出來的。中國人的宿疾是外強中乾，表面要擺架子，內心却無自信，隨時懷着恐怖，看見別人一言一動，便疑心是在罵他或是要危害他，說是度量窄排斥異己，其實是精神不健全的緣故。小時候遇見遠親會拳術的人，因為有恃無恐，取人已兩不犯的態

度，便很顯得大方，從容。北平的人難道都會打拳，但是總有那麼一種空氣，使居住的人覺得安心，不像在別的都市彷彿已嚴密地辦好了保甲法，個人的舉動都受着街坊的督察，儀式起居的一點獨異也會有被窺伺或告發的可能。中國的上上下下的社會都不掃自己門前的雪，却專管人家屋上的霜，不惜踏碎鄰家的瓦或爬坍了牆頭，因此如有不是那麼做的，也總是難得而可貴了。從別一方面說，也可以說這正是北平的落伍，沒有統制。不過天下事本不能一律而論，有喜歡統制人或被統制的，也有都不喜歡的，這有如宗教信仰，信徒對了菩薩叩頭如搗蒜，用神方去醫老太爺的病，在少信的人無妨看作泥塑木彫的偶像，根據保護信教自由的法令，固然未便上前搗毀，看了走開，回到無神的古廟去歇宿，只好各行其是耳。

北平也有我所不喜歡的東西，第一就是京戲。小時候看過些敬神的社戲，戲台搭在曠野中間，不但看的人自由來去，鑼鼓聲也不大喧鬧，鄉下人又只懂得看，即使不單賞識筋斗翻得多，也總要看這裏邊的故事，唱得怎麼是不大有人理會的。乙巳（一九〇五）的冬天與二十三個同學到北京練兵處來應留學考試，在西河沿住過一個月，曾經看了幾次戲，租看的紅紙戲目，木棍一樣窄的板凳，台上扮演的丫鬚手淫，都還約略有點

記得。查那時很簡單的北行日記，還賸有這幾條記錄：

「十二月初九日，下午偕公歧采卿椒如至中和園觀劇，見小叫天演時，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歧椒如至廣德樓觀劇，朱素雲演黃鶴樓，朱頗通文墨云。」

「十六日，下午同采卿訪榆蓀，見永嘉胡儼莊君，同至廣德樓觀劇。」

三十二年中人事變遷得很多，榆蓀當防疫處長，染疫而歿，已在十多年前，椒如爲渤海艦隊司令，爲張宗昌所殺，徐柯二君亦久不通音信了，我自己有三十年以上不曾進戲園，也可以算是一種改變吧。我厭惡中國舊劇的理由有好幾個。其一，中國超階級的陸官發財多妻的腐敗思想隨處皆是，而在小說戲文裏最爲濃厚顯著。其二，虛偽的儀式，裝腔作勢，我都不喜歡，覺得肉麻，戲台上的動作無論怎樣有人贊美，我總看了不愉快。其三，唱戲的音調，特別是非戲子的在街上在房中的清唱，不知怎的我總覺得與八股鴉片等有什麼關係，有一種麻痺性，胃裏不受用。至於金革之音，如德國性學大師希耳息菲而特在他的遊記男與女第二十四節中所說，「樂人在銅鑼上打出最高音」，或者倒還在其次，因爲這在中國不算最鬧也。游記同節中云：

「中國人的聽覺神經一定同我們構造得不同，這在一個中國旅館裏比在中國戲園還更容易看出來」。由是觀之，銅鑼的最高音究竟還是樂人所打的，比旅館裏通夜蜜蜂窠似的哄哄然終要勝一籌也。

我反對舊劇的意見不始於今日，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自己避開戲園就是了，也本不必大聲疾呼，想去警世傳道，因為如上所說，趣味感覺各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變，固不特鴉片小腳爲然也。但是現在情形有點不同了，自從無線電廣播發達以來，出門一望但見四面多是歪斜破裂的竹竿，街頭巷尾充滿着非人世的怪聲，而其中以戲文爲多，簡直使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硬聽京戲不可，此種壓迫實在比苛捐雜稅還要難受。中國不知從那一年起，唱歌的技術永遠失傳了。唐宋時妓女能歌絕句和詞，明有擘破玉打草竿掛枝兒等，清朝蜜姐兒也有蜜調的小曲，後來忽地消滅，至今自上至下都只會唱戲，我無閒去打茶圍，慚愧不知道八大胡同唱些什麼，但看酒宴餘興，士大夫無復念唐詩或試帖者，大都高歌某種戲劇一段，此外白晝無聊以及黑夜怕鬼的走路人口中哼哼有詞，也全是西皮二簧而非十杯酒兒，可知京戲已經統制了中國國民的感情了。無線電台專門轉播戲園裏的音樂正無足怪，而且本是很順輿情的事，不幸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要叫我硬聽這些我所不要聽的東西，即使如德國老博士在旅館一樣用棉花塞了耳朵孔也還是沒用，有時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絕望。俗語云，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中國人很有這樣精神，大家裝上無綫電，那些收音機却似乎都從天橋地攤上買來的，恐怕不過三四毛一個，發出來的聲音老是那麼古怪，似非人間世所有。這不但是戲文，便是報告也都是如此，聲音蒼啞澀滯，聲調局促呆板，語句固然難聽懂，只覺得嘈雜不好過。看畫報上所載，電台裏有好幾位漂亮的女士管放送的事，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口，爲什麼我們現在所聽見的總是這樣難聽的古怪話呢。我有時候聽了不禁消極，心想中國話果真是如此難聽的一種言語麼？我不敢相信，但耳邊聽着這樣的話，實在覺得十分難聽。我想到，中國現今各方面似乎都缺少人。我又想到，中國接收外來文化往往不善利用，弄得反而醜惡討厭。無綫電是頂好的一個例。這並不限定是北平一地方的事，但是因北平的事實而感到，所以也就算在他的賬上了。

總而言之，我對於北平大體上是很喜歡的，他的氣候與人情比別處要好些，宜於居住，雖然也有缺點，如無綫電廣播的難聽，其次是多風塵，變成了邊塞。這真是一把破椅子了，放在門外邊，預備給打小鼓的拏去，這個時候有人來出北平特輯，未免有點不

識時務吧，但是我們在北平的人總是很感激的，我之不得不於煩忙中特寫此小文者蓋亦即以表此感激之意也。

二十五年五月九日，於北平。

想北平

老舍

設若讓我寫一本小說，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於害怕，因為我可以檢着我知道的寫，而躲開我所不知道的。讓我單擺浮攔的講一套北平，我沒辦法。北平的地方那麼大，事情那麼多，我知道的真覺太少了，雖然我生在那裏，一直到念七歲纔離開。以名勝說，我沒到過陶然亭，這多可笑！以此類推，我所知道的那點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於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愛北平。這個愛幾乎要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討她老人家喜歡的時候，我獨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時候，我欲落淚。言語是不夠表現我的心情的，只有獨自微笑或落淚纔足以把內心揭露在外面一些來。我之愛北平也近乎這個。誇獎這個古城的某一點是容易的，可是這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麼，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

靈相黏合的一段歷史，一大塊地方，多少風景名勝，從雨後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夢裏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到一塊兒，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平，這只有說不出而已。

真願成爲詩人，把一切好聽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裏，像杜鵑似的啼出北平的俊偉。啊！我不是詩人！我將永遠道不出我的愛，一種像由音樂與圖畫所引起的愛。這不但是辜負了北平，也對不住我自己，因爲我的最初的知識與印象都得自北平，牠是在我的血裏，我的性格與脾氣裏有許多地方是這古城所賜給的。我不能愛上海與天津，因爲我心中有個北平。可是我說不出來！

倫敦，巴黎，羅馬，與堪司坦丁堡，曾被稱爲歐洲的四大『歷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倫敦的情形；巴黎與羅馬只是到過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沒有去過。就倫敦，巴黎，羅馬來說，巴黎更近似北平——雖然『近似』兩字要拉扯得很遠——不過，假使讓我『家住巴黎』，我一定會和沒有家一樣的感覺到寂苦。巴黎，據我看，還太熱鬧。自然，那裏也有空曠靜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曠；不像北平那樣既複雜而又有個邊際，使我能摸着——那長着紅酸棗的老城牆！面朝着積水灘，背後是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

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兒安睡在搖籃裏。是的，北平也有熱鬧的地方，但是牠和太極拳相似，動中有靜。巴黎有許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與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是溫和的香片茶就夠了。

論說巴黎的佈置已比倫敦羅馬勻調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還差點事兒。北平在人爲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裏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驗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牠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圍都有空閒的地方，使牠們成爲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

好學的，愛古物的，人們自然喜歡北平，因爲這裏書多古物多。我不好學，也沒錢買古物。對於物質上，我却喜愛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費錢的玩藝，可是此地的『草花兒』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錢而種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

麼，可是到底可愛呀。牆上的牽牛，牆根的靠山竹與草茉莉，是多麼省錢省事而也足以招來蝴蝶呵！至於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王瓜，菠菜等等，大多數是直接由城外擔來而送到家門口的。雨後，韭菜葉上還往往帶着雨時濺起的泥點。青菜攤子上的紅紅綠綠幾乎有詩似的美麗。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與北山來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棗，柿子，進了城還帶着一層白霜兒呀！哼，美國的橘子包着紙；遇到北平的帶霜兒的玉李，還不愧殺！

是的，北平是個都城，而能有多好自己產生的花，菜，水果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從牠裏面說，牠沒有像倫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廠；從外面說，牠緊連着園林，菜圃，與農村。採菊東籬下，在這裏，確是可以悠然見南山的；大概把『南』字變個『西』或『北』，也沒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這樣的一個貧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點清福了。

好，不再說了吧；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

難認識的北平

老向

我喜歡北平，我在北平住了三十年了，但是我不能說已經認識北平。

北平好像一顆千年的老樹，百多萬市民比作一個個的蝕木虫兒；樹即使被鑽透了，成了空殼，但是每個小虫兒所嘗到的祇是機會所賦予他的某一枝幹上的某一小點兒。至於根幹的形態，脈絡的關聯，以及栽植的歲月，營養的來源，那就不是一個小蟲兒所能了解的了。所以，我住在北平雖然不能說不久，而對於北平的認識，也還不過是一些不可靠的一知半解。

北平有海一般的偉大，似乎沒有空間與時間的劃分。他能古今並容，新舊兼收，極衝突，極矛盾的現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點不調和也沒有。例如說交通工具吧。在同一个城門洞裏，可以出入着極時興的汽車，電車，極輕便的腳踏車；但是落伍的四輪馬車，載重的粗笨騾車，或推或挽的人力車，也同時出入着。最奇怪的是，在這新舊車輛

之中，還夾雜着紅綠轎，驢馱子，甚至於裹着三五輛臭氣洋溢的糞車。於是車夫們大聲喊着「借光！靠裏！懷兒來！」喇叭聲，腳鈴聲，爭路相罵聲，和警察的短棒左指右揮，在同一時同一地存在着。妙在罵只管罵，嚷只管嚷，終於是風平浪靜的各奔前程，誰也不會忌恨誰，誰也不想消滅誰。

提到車輛，立刻想起洋車夫來。在社會表面上活動的，洋車夫應當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觸的也是洋車夫。他們的品類之繁，難以數計；他們的生活之苦，也難以形容。但是無論他怎樣的汗流浹背，無論他怎樣的筋疲力竭，他絕對不會以失和的態度向你強索一個銅板；你若情願多給他一兩枚，他會由丹田裏發出聲音來，向你致誠摯的謝忱。最教人難以索解的是，有時他向你報告淪為車夫的慘史，或是聲明八口待哺，車費無着的當兒，還是用一種坐在茶館品茶的閒適與幽默的口調！難得他們怎麼鍛鍊的！

在北平說吃，是再藝術不過了。富貴之家，且擱過不談。普通的人家，只要在北平有上半年的歷史，再走到任何地方，也要覺得不舒服。油鹽店，豬肉舖，米煤行總是聚在一塊兒，分布得那麼均勻，彷彿是經官府統制着開設的，無論住在那一個角落裏，製

買「開門七件事」，都不會使人感到有什麼不便。一飯千金的主兒，自然是陸地神仙，從心所欲；就是一個苦力用了十枚或二十枚，也能將就着生活，兩枚的作料，油鹽醬醋都有了，還可以饒上一顆香菜。然而同是一個玉米麵窩窩，像茶碗那麼大的，只要兩個銅板；像酒杯那麼小的要賣一角銀洋，物以人貴，那就難以概論了。至於各地的特殊烹飪，各季的應節物品，再加街上的零吃小賣，使人眼花繚亂，不易分明。單就食物的各種幌子，各種喚頭，足夠一個人終身講究的了。

北平的街道，那麼正直；院落，那麼寬綽；家家有樹有花，天天見得着太陽，世界上還有那個都市比得上？歐式的樓房，不見得怎樣耀眼；舊式的門面，也不見得怎樣簡陋。光滑的地板，通明的玻璃，住起來也不見得比着紙糊窗和磚漫地好。他似乎什麼也能融化，什麼也能調和，所以，在皇宮巍然矗立的旁邊，可以存在着外國的租界，也可以存在着比鄉下還不如的小胡同。一牆之隔，可以分別城鄉，表示今古，而配合起來却又十分自然。

論到人物也是如此。赤着大腿的姑娘，和纏着小脚的女人並排的立着走着，各行其是，誰也不妨礙誰。聖人一般的學者，和目不識丁的村民可以在一塊兒喝茶，而各不以

爲恥。如同電燈和菜油燈同在一個房間一樣，各自放着各自的光。最令人驚奇的，凡是法令上所制止的事，這種事一定公然的存在着；凡是法令所禁止的人，這種人也一定公開的活動着。所以警察儘可以說北平的不錯，而各色宵小之徒，也可以說北平一樣兒也不缺欠。不過，你要想分別級，那就難了。

有工作不能無娛樂。北平的娛樂場，能夠供人自由選擇。拉車的坐在車前板上，唱兩句京調，他就可以得到滿足。逛一逛什刹海，走一走天壇，也用不着花錢。主人在屋裏成千成萬的輸盈，下人們在窗外偷偷兒的擲一擲骰子，也都不失爲各得其所的娛樂。娛樂之道，千頭萬緒，誰也不必勉強誰。所奇怪的是，到末了誰也能夠得到他所要求的娛樂，終於是，誰也不願離開北平。

拋開這些瑣些問題，且談一談形而上的問題吧。假如有人想出家，不必遠赴名山，城裏有的是古刹，有的是高僧。假如有人要求學，那就更方便了，各級學校，各種的學者和名流，總可以有他合適的師友。假如有人想着研究古董，無論古玩鋪店一家挨着一家，足夠消磨時日；而隨處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可能的蘊藏着豐富的歷史，耐人尋味。假如有人在城市裏住膩煩了，一出城門便是鄉村，便有田園。要登臨有西山，要

玩水有玉泉。假如不愛作平民了，不妨到故宮去，冒充半日的無冕皇帝。這些事情，你如果都沒有興致，你還可以多聽幾回人的笑聲，妙的語言，多涵養一點人的情趣。因為人類真摯的笑語，我所知道的以北平為最濃厚。

凡是在北平住過的，多半都通稱北平「好」。至於「怎麼樣好」，或是「哪一點好」，那就言人人殊了。稱贊北平實在不易，北平太偉大了。

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於上海逆旅。